

# 《明代八股文史探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明代八股文史探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3839908

10位ISBN编号：7543839903

出版时间：2005-9

出版社：湖南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龚笃清

页数：71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

# 《明代八股文史探》

## 内容概要

八股文是朱元璋建立科举制度时创制的。

作为一种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，八股文的体式完备而工苛严，由破题、承题、原题、起讲、入题、提二比、中二比、过接、后二比、束二小比、大结等部分构成其标准格式，结构严谨，章法细密。不过，在洪武十七年甲子（1384年）重开科举时，八股体式刚刚创制，大体沿袭宋元经义的做法，除破题、承题、起讲为体式中的固定部分外，八股之式虽有人使用，功令中却未把它列为必具部分，句子或对或散，音律不论，未成定式。

八股文兴盛于明代，这是科举考试文体不断演变的客观结果。在明代，官方和社会认可的八股文是典雅纯正，而非怪诞浮华。作为考试文，因应试者的学识参差不齐，故在考场上所写的八股文有优有劣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才能进行人才选拔。只有对八股文多一些宽容和理性，才能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。

### 精彩短评

- 1、新出了一本没有“探”？更要买。囤了很久读来，赞，注释在页边，附录有用。搜集占有和解读资料。八股与士人灵魂，八股与帝王心术。所谓代圣人立言。八股与时文古文，八股与国运浮沉。标准化考试，命与运。
- 2、材料非常翔实，好书啊。
- 3、

八股文其实就是古代一种标准化考试，其苛刻的程度还不及现在的高考。明清学子除了对付科举，还颇有闲暇做其他的事，可以娶妻生子，可以吟诗作画，还可以读史论道。也不存在什么一考定终生，今年考不上，明年还可以来，考个十年八年，机会还是均等的。而现在的学生，进入初中就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之后便是大考连小考，一直要苦干六年，到高考时，已经是严重地透支了生命。高考更是一锤定音的买卖，过了这个村，没有这个店，因此学生的心理压力也比考科举的古人大得多。抨击八股文得人总喜欢说八股文是如何如何束缚人的思想，是如何如何没有用，殊不知现在的高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譬如文科综合考试，第一个要求就是观点正确，如果观点不正确，那怕你写得头头是道、天花乱坠，也不会给分；再譬如你的志向是搞历史研究，也必须考数学——考很多很多非常艰深而对将来又毫无用处的数论、几何、三角等等。

所以讲白了，科举和高考一样，只不过是一种选拔人的方式，或者说，是种淘汰人的方式，目的就是要设个门槛，让少部分人过去，大部分人过不去。用西方一句名言说，就是“所有不好制度中为害程度较轻的那一种”。

明清以后，国家的各级行政管理人员，绝大多数因写八股文而晋身，求仕而不得者也是写不好八股文而铩羽，读书人对于八股文的感情可谓爱恨交加。一般情况应该是这样：过不了关的当然是大加挞伐，而深得八股文之利者就会赞扬它的好处。清代著名才子袁枚少有异禀，12岁就成为县学生，但此后却连试数科而不得中举人，故对八股文衔怨极深：“时文加以割裂搭截，侮圣人之言哉，且从古文皆自言所得，未有为优孟衣冠，代人作语者，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摹口吻为工。”清代大散文家也是八股文名家的方苞却说：“制艺之兴七百余年，所以久而不废者，盖以诸经之精蕴，汇涵于四子之书，俾学者童而习之，日以义理浸灌其心，庶几学识可以归于正也。”

但有些人科举考得并不如意，对八股文却很有好感。清代名臣左宗棠自诩才高八斗，连曾国藩也不放在眼里，但考试成绩却不如曾，终其身只是个举人，左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但他并没有迁怒于八股文，反而对八股人才赞赏有加，他曾在书信中说：“今之论者动谓人才之不及古者，由于八股误之，至以八股人才相诟病。我现在想寻几个八股人才，与之讲求军政，学习吏事，亦了不可得。间有一二曾由八股而得科名者，其心思较之他人尚易入理，与之说几句《四书》，说几句六经，即目前事物随时指点，是较未读书人容易开悟许多。可见真作八股者，必体玩书理，时有几句圣贤话留在口边，究是不同的。”明代奇才李贽，嘉靖三十一年乡试中举，以后便不应进士考试，而且看不起用科举制度，嘲笑考官无能，说自己参加考试，只是想当一名誊录生。其思想离经叛道，甚至非孔斥圣。但对八股文却给予很高评价，认为八股文和院本、杂剧、《西厢》、《水浒传》一样，“皆古今至文”。文学作品和八股文，虽然都是文字写成的东西，但创作原理与写作技巧截然不同，李贽讲将其统称为古今至文，可谓是第三只看八股。有些人则八股写得漂亮，最后也凭这手功夫当官入仕，对八股文的态度却是“端起饭碗吃肉，放下筷子骂娘”。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，也是八股文大师，写八股文的名气在当时比写散文还大，35岁乡试中举，60岁会试成进士，后经大学士高拱推荐，任南京太仆寺丞，参修《世宗实录》。但参加考试的次数多了点，曾“八上公车不遇”，于是将自己的这门看家本领斥为“攫取荣利之资”。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那一块，过去一直叫陆家嘴，明成化年间出了个叫陆深的人，28岁就考上进士，中二甲第八名，进了翰林院，后来担任过四川布政史、太常卿兼侍读学士等职。完全是靠写八股而平步青云，但说起科举、八股却咬牙切齿：“举业者，非致理之路也，其弊也浮华而无实用。”当过大学士的桂萼也倚老卖老地指责后学：“经书初解章句，便拟题作文字，竟为浮华放诞之言，以便有司之口，遂致破裂经传。”

八股文写作是一种比较严格的程式化训练，有固定的套路，对写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较高，而对人的独立见解却限制较多，因此，有才气的人不一定就写得好八股文，代表人物就是蒲松龄。蒲公天性颖慧，文冠一时，所著《聊斋志异》，其想象之丰富，构思之精妙，用词遣句之高超，明清五

百年间无出其右者。但此翁的八股文水平却不怎么样，他于顺治十五年也就是他18岁时应童子试，以县、府、道第一补博士弟子员，但此后屡战屡败，考到古稀之年而不第，直到71岁时，才因其精神可嘉，授例成为“岁贡生”。大约蒲松龄飘逸的才思，接受不了八股文那种刻板规矩的束缚。明末大才子张岱，出身于累代仁宦之家，阅历广泛，读书颇丰，著述弘富，有纪传体明史《石匱书》，散文写作亦为一代手笔，其《陶庵梦忆》、《西湖梦寻》为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，被人称为“文中乌获”、“后来斗杓”。但此君的考试成绩和蒲松龄差不多，乡试屡为败北，终生只得一领秀才青襟，非常郁闷。他虽然才思敏捷，妙笔生花，但对写八股文却视为畏途，因此说：“诸体之难，无过于制艺（即八股文），盖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，亦用以消灭豪杰之志气也。”

奇才龚自珍的科举经历，更是突出表现了思想奔放、才情恣肆与八股文严肃刻板的矛盾。自嘉庆十五年，也就是他19岁时，第一次参加乡试，至道光九年以第95名被取为进士，龚自珍一共参加了10次科举考试，考举人考了4次，考进士考了6次。中举之后，龚自珍兴奋地带着自己历年所写的2000多篇八股文去见父亲的同年进士姚学壤。姚先生在赞赏他才气之余，指出他的八股文是“笔墨兼用”，意思是说文章写得不错，但个人的胡思乱想也多了些。龚一气之下，将2000多篇八股文一把火烧了。龚自珍是一个十分不甘寂寞的人，一辈子以天下为己任，写八股文也喜欢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。他会试通过，中进士以后，按规定还有殿试、朝考两关，前者正式决定中进士的名次，后者决定任职去向。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，亲自主持，另设阅卷大臣协助，一般是就当时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写一篇命题论文。龚自珍却将这篇命题作文写成了自己的政治宣言，大有王安石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气派，而且在文中抨击科举。大约龚自珍本人对这篇文章是很满意的，多年之后，他在一首诗中回忆当时的情景：“霜毫掷罢倚天寒，任作淋漓淡墨看。何敢自矜医国手，药方只贩古时丹。”一副“普天之下，舍我其谁”的架势。但不在其位而谋其政，以举子的身份而大谈国是，犯了别人的忌讳。结果公布出来，龚自珍只中了三甲第19名。当年正值南疆张格尔叛乱拖了7年之后终于平息，朝廷正忙于善后事宜，因此道光皇帝出的朝考题目是《安边绥远疏》，让考生们陈述对治理边疆的看法。他奋笔疾书，大谈自己“以边安边”主张，而且直言无隐，批评朝廷治理西北的措施不当。考官看了他的卷子，心想你小子也太胆大了，参加个考试居然如此宏论滔滔，但又不便说他文章写得不好，只判了个书写不规范。最后道光皇帝大笔一挥，让他去当一个七品知县。满腔热血的龚自珍从头凉到了脚，回到家里，越想越气：翰林院的老家伙们不是说我字写得不好吗？我就搞点黑色幽默给他们瞧瞧。他一声令下，让女儿、媳妇甚至婢女们全都练习翰林院的楷书。后来遇人提到翰林，他就说：翰林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就是字写得工整吗？我家的妇女人人都可以当翰林。

明末清初的狂人金圣叹，写八股文干脆就是一副无厘头的做法。此人于“稗官野史，无所不窥”；“独不喜‘四书五经’的枯燥乏味，尝自谓‘自古至今，止我一人是大材’；其放诞不羁，溢于言表。因恃才傲物，讥讽考官，游戏科场，而多次被黜。据说他本姓张，考秀才因“试文怪诞”而未被录取，后改名参试，才中了秀才。参加乡试，考题为“西子来矣”，要求以越国的西施出使吴国的史实，给予评说。金圣叹写道：“开东城，西子不来；开南城，西子不来；开北城，西子不来！开西城，则西子来矣！西子来矣！”整个就是一科考场中的周星驰；考题是“如此则动心否乎？”金圣叹就写：“空山穷谷之中，黄金万两；露白葭苍而外，有美一人。试问夫子动心否乎？曰：‘动动动……’”连写了39个“动”字。第二年再考，题目是“孟子将朝王”。金圣叹在试卷上不写一字，却在考卷的四角写了四个“吁”字，并说：“前乎此题者，已有四十孟子，是‘孟子’二字不必作也。至云‘朝王’，则如见梁惠王、梁襄王、齐宣王，皆朝王耳，是‘朝王’二字，亦不必作也。题目五字中，只有‘将’字可作。”他又说：“没有看过演戏吗？王将视朝，先有四个内侍，站在左右发‘吁’声。这实际上是‘将’字的意思。”金圣叹的幽默，非止戏写八股，他后来因“哭庙案”被砍头，临死还在两只耳朵里各塞一个纸团，一个里面写“好”字，一个里面写“痛”字，真是“幽默死了”。

明末另一个大才子冯梦龙，更是和八股文死掐了一辈子，有说不清的恩怨。世人只知道冯是著名的文学家、戏曲作家和编辑家，却很少知道他还是写作八股文的名家，而且是第一流的八股文写作教练。冯梦龙自幼聪慧异常，8岁被举为神童，11岁就中了秀才，此后，便研究八股文的写作技巧。写《春秋》类题目的八股文天下无敌，还先后编纂了《麟经指月》、《春秋衡库》、《别本春秋大全》、《四书指月》等教学参考书，深得读书人青睐，有人得到书稿，居然称：“在本坊如获拱璧，愿海内共宝夜光。”但冯梦龙写八股名满天下，教八股惠人无数，自己考科举却是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。自11岁中了秀才后，岁试、科试、乡试不知经历了多少次，却始终考不上个举人。明代科举的考题

皆出自《四书五经》，考制还规定，凡秀才、举人要专治一经，以为参加乡试、会试的首艺，冯梦龙钻研的就是《春秋》。五经之中，以《春秋》最为艰深，冯梦龙浸淫既久，文笔难免古奥，像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范进，文章写得连考官也看不懂了。这样反反复复地考，八股文一直写了46年，考得自己也烦躁了，只好在57岁时，出贡当了贡生了事，和蒲松龄的结局一样。冯梦龙一生虽然愤世嫉俗，放浪形骸，经常过一种“逍遥艳冶场、游戏烟花里”的生活，对功名却也非常热衷，有浓厚的科举情节，且才高气傲，名倾一时，当时与之素昧平生的人也说他“文章霞焕，才辩珠流，天下之仕莫不延颈企踵”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的冯梦龙，却屡试不中，快退休的时候才捞了个“荣誉举人”当当，其心情之郁结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明清以来，才子而写不好八股文者大有人在，即便写好了八股而又屈死于科考者也不乏其人，但也有人将才气与八股文写作结合得很好的，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。汤显祖所作《牡丹亭》、《邯郸记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紫钗记》，合称《玉茗堂四梦》，是明代戏剧的颠峰之作。尤其是其代表作《牡丹亭》，以横溢的才华和遒劲的笔力塑造出生动而丰满的艺术形象，并融会了晚明进步社会思潮的精华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，汤显祖本人也因之成为与关汉卿齐名的伟大文学家，有研究者甚至称他是“中国的莎士比亚”。汤显祖的科举之路基本上也是一帆风顺，他14岁中秀才，21岁中举人，会试虽两次名落孙山，但还是在33岁时就中了进士。汤显祖出生于书香门第，祖上四代皆有文名，因此汤才子很小就进行严格的八股文训练，八股文成就之高，当时就被称为“江西四隗”，清代的赵吉士更是将他与归有光等8人并称为明代“举业八大家”。汤是杰出的戏剧家，擅长塑造人物形象，其八股文写作也体现出这一特点，喜欢模拟人物的口气代圣人立言。难得的是他的八股文写得文采斐然，引人入胜，同时又中规中矩，大雅天成，因此入而科举，出而戏剧，左右逢源。苏州人唐寅，博学多才，能诗善画，与仇英、沈周、文征明并为“吴门四家”，曾刻印一方，自诩为“江南第一才子”。其书画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突出的地位，他的山水人物画，大幅气势磅礴，小幅清隽潇洒，面貌丰富多样，行笔秀润缜密；书法则出化于赵体，俊迈轶群，很有功力。诗词创作亦有独创的成就，其诗真切平易，不拘成法，大量采用口语，意境警拔清新。唐寅虽然几岁就能写文章，但对科举并不经意，生活风流放荡，“一意望古豪杰，殊不屑事场屋。”世传“三笑点秋香”的故事，就是他这种生活的写照。苦读苦考的诸生当然看不惯了，讥笑他只会玩。唐寅遂曰：“闭户经年，取解首如反掌耳！”意思是说，只要用功一年，就可以考个举人第一名。试想冯梦龙济于科举，考到老也没有中个举人，唐寅出此狂言，真让人觉得他不知天高地厚。然而，一年后应天府乡试，他果然高中解元，拿了个举人第一名，而且写出的八股文“方严正洁，近于老师宿儒”，没有丝毫放达不羁之气。后人王巳山评价他的八股文：“至大至精，增减一字不得。风流放达之人，有此卓然可传之作，宜于大节自凛凛也。”唐寅可以说是明清八股文写作史上少有的奇才，惜乎弘治十二年会试，受人牵连，被捕下狱，后被罚至浙江藩府为椽吏，唐寅“耻不就，归家，益放浪”，最后饮酒伤身，54岁离开人世。

中国人喜欢用“伯乐相马”的故事比喻人才的选拔，如果说人才是马的话，那么科举就是路，而八股文则是缰绳。韩愈为千里马鸣不平，也只是说“辱於奴隶人之手，骈死於槽枥之间”，并没有主张它去作一匹可可西里的野马。诗人李贺一心要出仕，也是希望自己像马一样，被驾驭者“何当金络脑，快走踏清秋。”金圣叹游戏科场，可谓空前绝后，但听说顺治皇帝读了他的文章说：“此是古文高手，莫以时文眼看他。”便遏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向北叩头谢恩，而且写下“何人窗下无佳作，几个曾经御笔评”这样的谀词。人在尘世，要做天马行空，难啊！明清读书人要成人才，就得写八股，考科举；现在读书人要成人才，就得参加高考，过四六级，考申论。古往今来，这就是人才的宿命。唐宋以后的各路名家巨匠，完全没考过科举者寥寥无几，所谓的“唐宋八大家”中，除苏洵之外，个个都是进士出身；明清两朝，没写过八股文的人物，更如凤毛麟角。不夸张地说，中国自有科举以后，绝大多数的政治、文化名人，都走过这条路。唯一的例外是李白，但他不是人才，是天才！

1、八股文其实就是古代一种标准化考试，其苛刻的程度还不及现在的高考。明清学子除了对付科举，还颇有闲暇做其他的事，可以娶妻生子，可以吟诗作画，还可以读史论道。也不存在什么一考定终生，今年考不上，明年还可以来，考个十年八年，机会还是均等的。而现在的学生，进入初中就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之后便是大考连小考，一直要苦干六年，到高考时，已经是严重地透支了生命。高考更是一锤定音的买卖，过了这个村，没有这个店，因此学生的心理压力也比考科举的古人大得多。抨击八股文得人总喜欢说八股文是如何如何束缚人的思想，是如何如何没有用，殊不知现在的高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譬如文科综合考试，第一个要求就是观点正确，如果观点不正确，那怕你写得头头是道、天花乱坠，也不会给分；再譬如你的志向是搞历史研究，也必须考数学——考很多很多非常艰深而对将来又毫无用处的数论、几何、三角等等。所以讲白了，科举和高考一样，只不过是一种选拔人的方式，或者说，是种淘汰人的方式，目的就是要设个门槛，让少部分人过去，大部分人过不去。用西方一句名言说，就是“所有不好制度中为害程度较轻的那一种”。明清以后，国家的各级行政管理人员，绝大多数因写八股文而晋身，求仕而不得者也是写不好八股文而铩羽，读书人对于八股文的感情可谓爱恨交加。一般情况应该是这样：过不了关的当然是大加挞伐，而深得八股文之利者就会赞扬它的好处。清代著名才子袁枚少有异禀，12岁就成为县学生，但此后却连试数科而不得中举人，故对八股文衔怨极深：“时文加以割裂搭截，侮圣人之言哉，且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，未有为优孟衣冠，代人作语者，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摹口吻为工。”清代大散文家也是八股文名家的方苞却说：“制艺之兴七百余年，所以久而不废者，盖以诸经之精蕴，汇涵于四子之书，俾学者童而习之，日以义理浸灌其心，庶几学识可以归于正也。”但有些人科举考得并不如意，对八股文却很有好感。清代名臣左宗棠自诩才高八斗，连曾国藩也不放在眼里，但考试成绩却不如曾，终其身只是个举人，左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但他并没有迁怒于八股文，反而对八股人才赞赏有加，他曾在书信中说：“今之论者动谓人才之不及古者，由于八股误之，至以八股人才相诟病。我现在想寻几个八股人才，与之讲求军政，学习吏事，亦了不可得。间有一二曾由八股而得科名者，其心思较之他人尚易入理，与之说几句《四书》，说几句六经，即目前事物随时指点，是较未读书人容易开悟许多。可见真作八股者，必体玩书理，时有几句圣贤话留在口边，究是不同的。”明代奇才李贽，嘉靖三十一年乡试中举，以后便不应进士考试，而且看不起用科举制度，嘲笑考官无能，说自己参加考试，只是想当一名誊录生。其思想离经叛道，甚至非孔斥圣。但对八股文却给予很高评价，认为八股文和院本、杂剧、《西厢》、《水浒传》一样，“皆古今至文”。文学作品和八股文，虽然都是文字写成的东西，但创作原理与写作技巧截然不同，李贽讲将其统称为古今至文，可谓是第三只看八股。有些人则八股写得漂亮，最后也凭这手功夫当官入仕，对八股文的态度却是“端起饭碗吃肉，放下筷子骂娘”。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，也是八股文大师，写八股文的名气在当时比写散文还大，35岁乡试中举，60岁会试成进士，后经大学士高拱推荐，任南京太仆寺丞，参修《世宗实录》。但参加考试的次数多了点，曾“八上公车不遇”，于是将自己的这门看家本领斥为“攫取荣利之资”。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那一块，过去一直叫陆家嘴，明成化年间出了个叫陆深的人，28岁就考上进士，中二甲第八名，进了翰林院，后来担任过四川布政史、太常卿兼侍读学士等职。完全是靠写八股而平步青云，但说起科举、八股却咬牙切齿：“举业者，非致理之路也，其弊也浮华而无实用。”当过大学士的桂萼也倚老卖老地指责后学：“经书初解章句，便拟题作文字，竟为浮华放诞之言，以便有司之口，遂致破裂经传。”八股文写作是一种比较严格的程式化训练，有固定的套路，对写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较高，而对人的独立见解却限制较多，因此，有才气的人不一定就写得好八股文，代表人物就是蒲松龄。蒲公天性颖慧，文冠一时，所著《聊斋志异》，其想象之丰富，构思之精妙，用词遣句之高超，明清五百年间无出其右者。但此翁的八股文水平却不怎么样，他于顺治十五年也就是他18岁时童子试，以县、府、道第一补博士弟子员，但此后屡战屡败，考到古稀之年而不第，直到71岁时，才因其精神可嘉，授例成为“岁贡生”。大约蒲松龄飘逸的才思，接受不了八股文那种刻板规矩的束缚。明末大才子张岱，出身于累代仁宦之家，阅历广泛，读书颇丰，著述弘富，有纪传体明史《石匱书》，散文写作亦为一代手笔，其《陶庵梦忆》、《西湖梦寻》为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，被人称为“文中乌获”、“后来斗杓”。但此君的考试成绩和蒲松龄差不多，乡试屡为败北，终生只得一领秀才青襟，非常郁闷。他虽然才思敏捷，妙笔生花，但对写八股文却视为畏途，因此说：“诸体之难，无过于制艺（即八股文），盖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，亦用以消灭豪杰之志气也。”奇才龚自珍的科举经历，更是突出表现了思

想奔放、才情恣肆与八股文严肃刻板的矛盾。自嘉庆十五年，也就是他19岁时，第一次参加乡试，至道光九年以第95名被取为进士，龚自珍一共参加了10次科举考试，考举人考了4次，考进士考了6次。中举之后，龚自珍兴奋地带着自己历年所写的2000多篇八股文去见父亲的同年进士姚学瓌。姚先生在赞赏他才气之余，指出他的八股文是“笔墨兼用”，意思是说文章写得不错，但个人的胡思乱想也多了些。龚一气之下，将2000多篇八股文一把火烧了。龚自珍是一个十分不甘寂寞的人，一辈子以天下为己任，写八股文也喜欢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。他会试通过，中进士以后，按规定还有殿试、朝考两关，前者正式决定中进士的名次，后者决定任职去向。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，亲自主持，另设阅卷大臣协助，一般是就当时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写一篇命题论文。龚自珍却将这篇命题作文写成了自己的政治宣言，大有王安石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气派，而且在文中抨击科举。大约龚自珍本人对这篇文章是很满意的，多年之后，他在一首诗中回忆当时的情景：“霜毫掷罢倚天寒，任作淋漓淡墨看。何敢自矜医国手，药方只贩古时丹。”一副“普天之下，舍我其谁”的架势。但不在其位而谋其政，以举子的身份而大谈国是，犯了别人的忌讳。结果公布出来，龚自珍只中了三甲第19名。当年正值新疆张格尔叛乱拖了7年之后终于平息，朝廷正忙于善后事宜，因此道光皇帝出的朝考题目是《安边绥远疏》，让考生们陈述对治理边疆的看法。他奋笔疾书，大谈自己“以边安边”主张，而且直言无隐，批评朝廷治理西北的措施不当。考官看了他的卷子，心想你小子也太胆大了，参加个考试居然如此宏论滔滔，但又不便说他文章写得不好，只判了个书写不规范。最后道光皇帝大笔一挥，让他去当一个七品知县。满腔热血的龚自珍从头凉到了脚，回到家里，越想越气：翰林院的老家伙们不是说我字写得不好吗？我就搞点黑色幽默给他们瞧瞧。他一声令下，让女儿、媳妇甚至婢女们全都练习翰林院的楷书。后来遇人提到翰林，他就说：翰林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就是字写得工整吗？我家的妇女人人都可以当翰林。明末清初的狂人金圣叹，写八股文干脆就是一副无厘头的做法。此人于“稗官野史，无所不窥”，独不喜“四书五经”的枯燥乏味，尝自谓“自古至今，止我一人是大材”，其放诞不羁，溢于言表。因恃才傲物，讥讽考官，游戏科场，而多次被黜。据说他本姓张，考秀才因“试文怪诞”而未被录取，后改名参试，才中了秀才。参加乡试，考题为“西子来矣”，要求以越国的西施出使吴国的史实，给予评说。金圣叹写道：“开东城，西子不来；开南城，西子不来；开北城，西子不来！开西城，则西子来矣！西子来矣！”整个就是一科考场中的周星驰；考题是“如此则动心否乎？”金圣叹就写：“空山穷谷之中，黄金万两；露白葭苍而外，有美一人。试问夫子动心否乎？曰：‘动动动……’”连写了39个“动”字。第二年再考，题目是“孟子将朝王”。金圣叹在试卷上不写一字，却在考卷的四角写了四个“吁”字，并说：“前乎此题者，已有四十孟子，是‘孟子’二字不必作也。至云‘朝王’，则如见梁惠王、梁襄王、齐宣王，皆朝王耳，是‘朝王’二字，亦不必作也。题目五字中，只有‘将’字可作。”他又说：“没有看过演戏吗？王将视朝，先有四个内侍，站在左右发‘吁’声。这实际上是‘将’字的意思。”金圣叹的幽默，非止戏写八股，他后来因“哭庙案”被砍头，临死还在两只耳朵里各塞一个纸团，一个里面写“好”字，一个里面写“痛”字，真是“幽默死了”。明末另一个大才子冯梦龙，更是和八股文死掐了一辈子，有说不清的恩怨。世人只知道冯是著名的文学家、戏曲作家和编辑家，却很少知道他还是写作八股文的名家，而且是第一流的八股文写作教练。冯梦龙自幼聪慧异常，8岁被举为神童，11岁就中了秀才，此后，便研究八股文的写作技巧。写《春秋》类题目的八股文天下无敌，还先后编纂了《麟经指月》、《春秋衡库》、《别本春秋大全》、《四书指月》等教学参考书，深得读书人青睐，有人得到书稿，居然称：“在本坊如获拱璧，愿海内共宝夜光。”但冯梦龙写八股名满天下，教八股惠人无数，自己考科举却是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。自11岁中了秀才后，岁试、科试、乡试不知经历了多少次，却始终考不上个举人。明代科举的考题皆出自《四书五经》，考制还规定，凡秀才、举人要专治一经，以为参加乡试、会试的首艺，冯梦龙钻研的就是《春秋》。五经之中，以《春秋》最为艰深，冯梦龙浸淫既久，文笔难免古奥，像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范进，文章写得连考官也看不懂了。这样反反复复地考，八股文一直写了46年，考得自己也烦躁了，只好在57岁时，出贡当了贡生了事，和蒲松龄的结局一样。冯梦龙一生虽然愤世嫉俗，放浪形骸，经常过一种“逍遥艳冶场、游戏烟花里”的生活，对功名却也非常热衷，有浓厚的科举情节，且才高气傲，名倾一时，当时与之素昧平生的人也说他“文章霞焕，才辩珠流，天下之仕莫不延颈企踵”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的冯梦龙，却屡试不中，快退休的时候才捞了个“荣誉举人”当当，其心情之郁结，是可想而知的。明清以来，才子而写不好八股文者大有人在，即便写好了八股而又屈死于科考者也不乏其人，但也有人将才气与八股文写作结合得很好的，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。汤显祖所作《牡丹亭》、《邯郸记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紫钗记》，合

## 《明代八股文史探》

称《玉茗堂四梦》，是明代戏剧的颠峰之作。尤其是其代表作《牡丹亭》，以横溢的才华和遒劲的笔力塑造出生动而丰满的艺术形象，并融会了晚明进步社会思潮的精华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，汤显祖本人也因之成为与关汉卿齐名的伟大文学家，有研究者甚至称他是“中国的莎士比亚”。汤显祖的科举之路基本上也是一帆风顺，他14岁中秀才，21岁中举人，会试虽两次名落孙山，但还是在33岁时就中了进士。汤显祖出生于书香门第，祖上四代皆有文名，因此汤才子很小就进行严格的八股文训练，八股文成就之高，当时就被称为“江西四雋”，清代的赵吉士更是将他与归有光等8人并称为明代“举业八大家”。汤是杰出的戏剧家，擅长塑造人物形象，其八股文写作也体现出这一特点，喜欢模拟人物的口气代圣人立言。难得的是他的八股文写得文采斐然，引人入胜，同时又中规中矩，大雅天成，因此入而科举，出而戏剧，左右逢源。苏州人唐寅，博学多才，能诗善画，与仇英、沈周、文征明并为“吴门四家”，曾刻印一方，自诩为“江南第一才子”。其书画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突出的地位，他的山水人物画，大幅气势磅礴，小幅清隽潇洒，面貌丰富多样，行笔秀润缜密；书法则出化于赵体，俊迈轶群，很有功力。诗词创作亦有独创的成就，其诗真切平易，不拘成法，大量采用口语，意境警拔清新。唐寅虽然几岁就能写文章，但对科举并不经意，生活风流浪荡，“一意望古豪杰，殊不屑事场屋。”世传“三笑点秋香”的故事，就是他这种生活的写照。苦读苦考的诸生当然看不惯了，讥笑他只会玩。唐寅遂曰：“闭户经年，取解首如反掌耳！”意思是说，只要用功一年，就可以考个举人第一名。试想冯梦龙济济于科举，考到老也没有中个举人，唐寅出此狂言，真让人觉得他不知天高地厚。然而，一年后应天府乡试，他果然高中解元，拿了个举人第一名，而且写出的八股文“方严正洁，近于老师宿儒”，无丝毫放达不羁之气。后人王巳山评价他的八股文：“至大至精，增减一字不得。风流放达之人，有此卓然可传之作，宜于大节自凛凛也。”唐寅可以说是明清八股文写作史上少有的奇才，惜乎弘治十二年会试，受人牵连，被捕下狱，后被罚至浙江藩府为掾吏，唐寅“耻不就，归家，益放浪”，最后饮酒伤身，54岁离开人世。中国人喜欢用“伯乐相马”的故事比喻人才的选拔，如果说人才是马的话，那么科举就是路，而八股文则是缰绳。韩愈为千里马鸣不平，也只是说“辱於奴隶人之手，骈死於槽枥之间”，并没有主张它去作一匹可可西里的野马。诗人李贺一心要出仕，也是希望自己像马一样，被驾驭者“何当金络脑，快走踏清秋。”金圣叹游戏科场，可谓空前绝后，但听说顺治皇帝读了他的文章说：“此是古文高手，莫以时文眼看他。”便遏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向北叩头谢恩，而且写下“何人窗下无佳作，几个曾经御笔评”这样的谀词。人在尘世，要做天马行空，难啊！明清读书人要成人才，就得写八股，考科举；现在读书人要成人才，就得参加高考，过四六级，考申论。古往今来，这就是人才的宿命。唐宋以后的各路名家巨匠，完全没考过科举者寥寥无几，所谓的“唐宋八大家”中，除苏洵之外，个个都是进士出身；明清两朝，没写过八股文的人物，更如凤毛麟角。不夸张地说，中国自有科举以后，绝大多数的政治、文化名人，都走过这条路。唯一的例外是李白，但他不是人才，是天才！

# 《明代八股文史探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